

水咬人

插秧可是个最苦的活路，
腰累得直不起还不说，
水还会咬人！
下苦力累得直不起腰，
我们都有体会，
可水会咬人，
却是生平第一次听闻。
水哪会咬人？
水哪会咬人？
水哪会咬……

卢晓蓉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水咬人

卢晓蓉



上海教育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我亲爱的祖父卢作孚先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咬人 / 卢晓蓉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1
ISBN 7-5320-9288-7

I. 水... II. 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6608号

水 咬 人

卢晓蓉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187,000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7-5320-9288-7/I·0046 定价:30.00元

一个“追梦人”的絮语

钱谷融

艺术尽管多种多样，而且正因为这种多种多样才魅力十足，但是我还是喜欢把它称为一种（人类的）“共同语言”（universal language），这是因为艺术及其创作体现了人类对于美的永恒追求，尽管有时候由于时代环境的关系，很多人只能把这种欲望和想象深藏于心，无法释放和表露，但是无论如何是难以被泯灭的，而且一但有条件、有机会它就可能化身为好的艺术作品，使更多的人能分享这种魅力和永恒。

读到卢晓蓉女士的散文，我似乎更加充实了这种信念。卢女士当年在华东师大并不是学中文的，更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一直怀抱一种“文学梦”，并且在紧张繁忙的工作间隙坚持写作，记录下了自己心灵对于“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的感动与畅想；这些文字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喜悦和快感，还有一种亲近感。这不仅因为很多作品所写到的，都属于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有着某种共通的生活和感情体验，能够引起我的回想和共鸣；还在于我也是一个“偏偏生来就爱做梦”的人。也许正因

为“爱做梦”，才分外看重艺术、甚至依赖艺术；对于古今中外一些艺术大师怀抱有一种永远的崇敬之情。卢女士说自己是“从梦中走来”，而我却经常是“向梦中走去”；而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就为我提供了这种“梦”，使我这个生性软弱、敏感、无能而又懒惰的人不断获得精神滋养与愉悦之感。因为我几乎一辈子呆在校园，一生除了读书就是教书，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教书教了将近六十年，所教过的学校却一共只有两所。因此我的接触面极其狭窄，生活知识十分贫乏。我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大都是从书本上来的，对现实生活多少有些用“书本化”的眼光去加以审视，因此我的认识和感受往往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隔膜；这个世界对我始终相当陌生。我一直在追求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却很少能够得到。我所尝味的欢喜或是悲哀，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当一回事。但我自己却是十分认真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失望，便只有促使我更深的沉浸到书本中去，沉浸到迷人的艺术世界中去。也幸而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大师早已为我储备下了十分丰富的艺术宝藏，毫无保留地容我随意享用。这才使日子比较容易打发。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梦魇般的岁月里，也没有使我完全绝望。因为我在李白、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们用他们绮丽的情思编织成的艺术世界里，虽然也看到其中同样存在着痛苦与悲伤，但还总是时时透露出一些迷人的明媚的阳光，并常常带来一些能使我寂寞的心灵得到某种抚慰的温馨。

由是，我总是想，人生原本是平淡无味的，况且还经常遭遇一些天灾人祸，使人感到人生之艰难与无奈，所以人经常会产生失落、失望甚至绝望之情；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艺术，有了许多

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它们把人心中真与善展示出来，把刹那间的美凝固下来，变成永恒，才使得人生生机盎然，并显得充满希望起来；原本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才因此感受到了温馨与希望，找到了自己恬息的精神家园。因此，虽然卢女士年龄比我小许多，个性经历与我也有诸多不同，但是我还是乐意抄录我最喜欢的她作品中的一段文字来与大家分享：“我喜欢我的梦。寂寥时，它带给我欢笑；孤独时，它带给我温馨；痛苦时，它带给我慰藉；满足时，它带给我警醒。”

卢女士不仅“爱做梦”，而且是一个“追梦人”，她有激情，有才华，有能力，她正在把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与渴望融入生命的追求之中，正在把梦想变成生活与现实，使自己的生命更显光华。最后，我还是愿意用卢晓蓉女士自己文中的话作结：“从这样的梦里醒来，窗外的天更蓝，树更绿，花更艳，鸟鸣更悦耳；从这样的梦里醒来，桌上的饭更香，菜更鲜，酒更醇，生活更甜美。”

这是我读后的感受，也是我向卢晓蓉女士献上的祝贺和祝福。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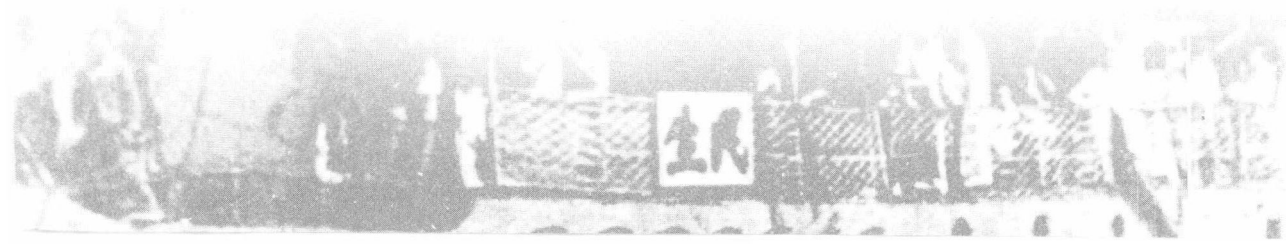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 梦幻年华

- 一件毛衣 /2
青草坝的故事 /7
忆外婆 /12
感受饥饿 /21
长明的烛光 /28
江姐的遗书 /35
慈母手中线 /42

第二辑 脱胎换骨

- 长长的瞬间——中学母校返校日志 /48
咏雪四题 /51
水咬人 /63
扛大枪的山里娃 /68
玉米听“长” /74
圆了大学梦 /79
酸菜情思 /84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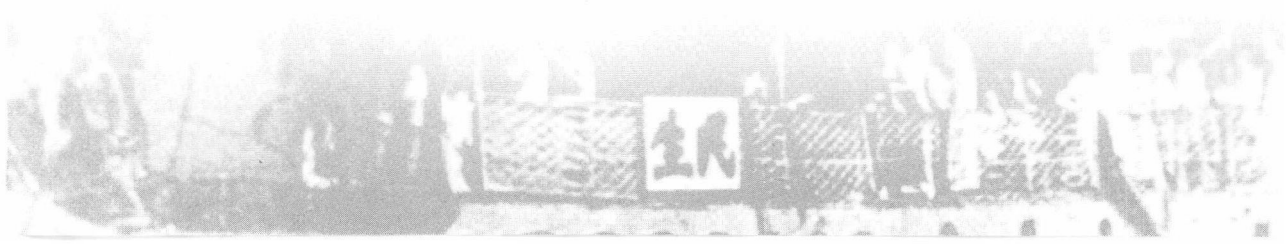
斗转星移

- 我从梦里走来 / 92
- 给“书虫”当夫人 / 98
- 京城学界的新年嘉会 / 103
- 人格的魅力 / 107
- 母亲的搬家生涯（附二篇） / 116
- （附一）我有个爱做梦的弟弟 / 121
- （附二）新住宅运动寄语 / 122
- 严家炎 卢晓蓉 / 贺香港作联十五周年诞辰 / 126
- 金庸金秋神州行 / 128
- 二十年后再相会——大学母校返校日志 / 133
- 严家炎 卢晓蓉 / 深沉慰藉的爱的诗篇——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漫评 / 137
- 严家炎 卢晓蓉 / 试论电影《贞贞》改编的得与失 / 144

第四辑

天涯知音

- 黄土地剪影 / 156
- 七巧板 九节菜 / 160



香港的速度 / 166
幸福树 / 170
巴黎冬天的太阳 / 175
超级“门坎精” / 180
福州印象 / 185
青岛寻梦 / 190
退休真好 / 194

第五辑
永恒的爱

魂欣悦兮庆回归——卢作孚先生与香港 / 198
祖父的遗产（附一篇） / 204
（附）陈祖芬 / 富翁——读《紫雾》 / 210
奋飞的起点——卢作孚思想起源初探 / 215
卢作孚精神的时代认同（附二篇） / 229
（附一）胡德平 / 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 240
（附二）经叔平 / 发扬卢作孚先生爱国、敬业、无私的崇高精神 / 242
巴山蜀水祭忠魂（附二篇） / 245
（附一）赵伶俐 / 北碚，美丽心灵的建造物 / 258
（附二）王康 / 沧桑不改圣贤心——纪念卢作孚先生110周年诞辰 / 263

后记 / 267



第一辑

梦幻年华

我家所在的一村，紧贴着后山的农村，

我们常和农民的孩子一道捉迷藏、打“游击”。

偶尔也在门前屋后侍弄一下小菜地，种的都是番茄、

玉米、丝瓜、四季豆之类，赤、橙、黄、绿也算一景。





儿时的作者和祖母在一起。

一件毛衣

如果说，童年的梦五光十色，变幻无穷，似七巧板，似万花筒，那么我对童年的记忆则似一幅幅油画，一尊尊雕塑，随着岁月的洗濯与磨砺而更见清晰，更难忘怀。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虽然说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于从小就生活在阳光雨露中的我来说，则不啻是晴天霹雳。

在家里，我从来就是祖父母和母亲的“掌上明珠”。在祖父母膝下十多个孙儿女中，我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在父母亲的三个孩子中，我是唯一的女儿，所以我得天独厚地得到长辈的宠爱。祖父^①是个“大忙人”，他管着一百多条船，还有许多陆上实业，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可是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我逗逗乐，或者带我坐车出去兜兜风。长大以后听母亲告诉我，有一次我不小心从高处跌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大人们见状都吓得

我穿上新毛衣，戴上红领巾后，同学们一阵喝彩，都夸我的衣服配上红领巾最『衬』，而个别没有弄到服装的同学则不好意思地躲到一旁。正在我陶醉其中之时，大队辅导员走进教室向大家宣布，取消我给苏联专家献花的资格。

直哭，可我却镇静地告诉大家：“快去给爷爷打电话，请他派车来送我上医院！”那时我刚满两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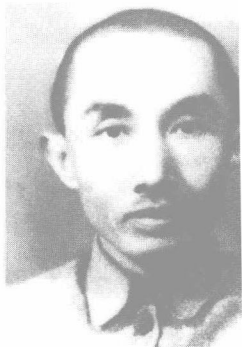
我三岁时，父母在香港工作。祖父“忍痛割爱”把我送到父母身边。父母为了让我早日成材，五岁就把我送进了学校。记得那时我还有些稀里糊涂。有一次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要我们练习写“蝴蝶”两个字。我在家写了一个下午，可就是不能把它们写到作业本的小方格里去。不知不觉间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见一大群蝴蝶争先恐后地从我的本子里飞了出去。尽管如此，最初的启蒙教育还是为我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六岁那年，祖父在重庆去世了。那时他还未满五十九岁，却走过了从投身辛亥革命到教育救国再到实业救国的一条波澜壮阔的人生道路。香港的报纸都登载了他去世的消息。我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只看到红肿着眼圈的父母在赶着收拾行李，不久我们全家便启程返回重庆。一路上我们先乘火车再乘轮船，凡是经过大城市，都有市里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态度很亲切。在短短十多天的旅途中，我学会了唱《东方红》，却忘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按内地的规定，七岁才能上小学，所以我得以补休一年又重上一年级。没想到这一举措竟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不过这是后话。

我重读一年级功课自然很轻松，不但当着班干部，而且门门功课都是优。我上的小学是一家造船厂的子弟学校，而这家船厂正是我祖父早年创办的。祖父虽然已经去世，但船厂所有的人都记得他，怀念他，当然也包括我的校长和老师。

小学三年级时，我刚满九岁就加入了少先队。不仅如此，那时的我还被认为“能歌善舞”。无论是校内的文艺表演，还



穿中山装的祖父。

是校外的歌咏比赛都有我的份。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居然“过五关，斩六将”，赢得了市里的优胜奖，而合唱团的领唱便是我。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首歌叫《我有一双万能的手》。可是没想到就在我连梦境都充满着欢笑的时候，竟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三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船厂通知学校，过几天有个苏联专家代表团要来船厂参观，要学校挑选几个女学生去给客人献花。不用说这样的事肯定少不了我。果然大队辅导员把我和其他几位入选同学叫去，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并且要我们自己设法准备服装。虽然在意料之中，可毕竟见苏联专家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何况那时的苏联不是如今的俄罗斯，是属于“老大哥”级别的，所以我们心中免不了很是兴奋。

放学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向很支持我参加集体活动，所以专门进城去为我选购了一件毛衣。毛衣是用驼毛色的细绒线编织成的，颜色很漂亮，上面还有许多明暗相间的花纹，我穿上非常合身。那天晚上美得我睡不着觉。

苏联专家到来的前一天，我们都把准备好的服装带去学校进行彩排。我穿上新毛衣，戴上红领巾后，同学们一阵喝彩，都夸我的衣服配上红领巾最“衬”，而个别没有弄到服装的同学则不好意思地躲到一旁。正在我陶醉其中之时，大队辅导员走进教室向大家宣布，取消我给苏联专家献花的资格。



母亲和童年的作者在红岩村的家里。

“为什么？”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老师看了看我，然后背过脸去，再没有说一句话。同学们都傻了似地望着我，谁也不曾料到，临阵前我会被“踢”出局。我不记得那天是怎样迈开双腿，走出大家火辣辣的视线离开教室的，只记得当时身上还穿着母亲特地为我买的那件新毛衣。

回到家，我对着母亲伤心地哭了一场。母亲问明了原委，没有向我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反而作出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决定。她要我把毛衣脱下来，马上送去学校，借给没有找到服装的同学穿。

开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回过神来，又以为母亲是在和我开玩笑。但当我看到她那温柔而笃定的眼神时，才相信母亲是认真的。于是我忍住了抽噎，擦干了眼泪，换下了毛衣，转身向学校走去。

第二天，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献花任务。她们仿佛约好了似的，谁也没有再向我提起这件事。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穿了我那件毛衣，因为不需要知道。事后不久，我放学回家，发现墙上挂着的祖父照片不见了踪影。我们再也不能在上学和放学时，对着祖父的照片说：“爷爷，再见！”和“爷爷，您好，我回来了！”

不知是母亲的宽容感动了“上帝”，还是那件毛衣显了“灵”，过了不久，这件事带给我的风暴便烟消云散了，期末我照样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第二学期开学时不仅连任班长，还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

不过在以后几年的校园生涯中，应了“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类似毛衣命运的风波并未止息，甚至还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我1965年高中毕业被无理剥夺上大学权利为止。如果当年我从香港返回内地后继续上小学二年级，那么我应该在



和二姑（卢国仪）在一起

1963年高中毕业，或许能顺利升上大学，躲过以后接踵而来的厄运。不过谁也不能料事如神。再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写出类似《扛大枪的山里娃》^②和《江姐的遗书》^③这样的文章了。

“文革”结束，古老的中国迎来了永远的春天。我的祖父重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组织部门给他作的结论中写道：“卢作孚先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利弊得失、荣辱毁誉不过都是过往烟云，“笑在最后的人才笑得最痛快”。

那件毛衣给我的启示我一生都受用。



小学班上的女同学——后排左一为作者。



①作者的祖父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原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② ③ 本文原载于《中国作家人生历程》之一《童年》，并与《扛大枪的山里娃》《江姐的遗书》合编为《青春有价》，获1998年“冰心文学奖”散文大奖。

青草坝的故事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做“青草坝”的地方度过的。青草坝不是平坝而是一座山；更确切地说，是山的一侧。它坐北朝南，面对长江，距闻名遐迩的山城重庆市区，最多只有五里路。站在我家门外，便能透过薄薄的水雾，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朝天门码头伟岸的身影。

那时的青草坝是一家船厂的辖区。船厂的大门开在长江边上，不知疲倦地接纳着风尘仆仆的大小船只，将它们梳妆打扮，修葺一新，再送回长江的怀抱。于是，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榔头的敲打声、新船下水的号子声和上下班报时的汽笛声，组成了耳熟能详的时代交响乐，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许多热血沸腾的日子，直到“文革”兴起，工厂停产，抑扬顿挫的“乐曲”声才戛然而止。

船厂后面的山坡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职工宿舍。山顶是一村，顺山而下是二村和三村。三村和船厂接界，中间隔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围墙的中段开了一扇后门，那是父辈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在村与村之间有青石板砌成的小道相连。曲折起伏的路面几乎任何时候都一尘不染。路的两旁种满了花草，匍匐在地下的是麦冬，齐人腰高的是万年青，红、白、黄、蓝、紫的牵牛花缠绕在万年青的枝头上争妍斗艳。被万年青环抱的还有月季、茉莉、腊梅、栀子花、美人蕉、黄角



在自家菜园旁——像不像个小知青？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节目是『金蝉脱壳』的真情表演。当丝瓜藤吐须攀竹竿的时候，蝉蛹便从地底下钻出来悄悄地爬上丝瓜架……

兰……青草坝一年四季有草常青，有花盛开，宛如一个色彩缤纷、芳香四溢的大花园。

打理这个大花园的只有船厂长年聘用的一个“花儿匠”。记忆中似乎从未听他讲过一句话，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蒋三元。有时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忍不住“顺手牵羊”摘几朵花戴在头上，蒋三元见了不但不发火，反而松开满脸的皱纹，笑咪咪地望着我们，那神情像是发现园子里又多开了几朵花。

在青草坝的大花园里，还点缀着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风景，那便是孩子们的杰作。我家所在的一村，紧贴着后山的农村，我们常和农民的孩子一道捉迷藏、打“游击”。偶尔也在门前屋后侍弄一下小菜地，种的都是番茄、玉米、丝瓜、四季豆之类，赤、橙、黄、绿也算一景。到了夏天，地里还有金龟子、萤火虫供我们取乐，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节目是“金蝉脱壳”的真情表演。

当丝瓜藤吐须攀竹竿的时候，蝉蛹便从地底下钻出来悄悄地爬上丝瓜架。每逢这样的夜晚，我们准能顺藤摸到几只

蝉蛹，然后把它们带回家，放在洗干净了的白瓷缸里，再以少有的耐性，屏息观看翡翠般的幼蝉怎样从金黄色的硬壳里爬出来，像模特儿做时装表演似的缓缓展开那对浅绿色的翅膀，绕着缸底转圈圈。可是不一会，幼蝉们却吐出一团团“墨汁”，把自己从头到脚染个漆黑，直到变成通常在树上整天叫着“知了”“知了”的成蝉为止。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都会“格登”一下，想不通原本



作者童年和大弟弟卢晓雁、
小弟弟卢铿摄于青草坝山顶，
身后的山下便是浩浩长江。